

老師的施與不失

Educator, Giving More and Not Losing Any

■ 文 / 傅淑瑩 慈濟大學護理學系講師

時序已經進入冬季，也是大地萬物進入冷靜、重整的季節，這幾天系上大學部四年級的同學正在討論畢業紀念冊的事情，刺激我思考自己這幾年的教學生涯，於是在電腦中打了注音「ㄌㄠˊ ㄩˇ」，結果出現「老施」、「老失」的有趣文字，如同廣告詞說的：「我是當了老師，才開始學習如何當老師！」，回顧過往的點點滴滴，真的充滿感動與感恩。

老師不等於「老施」

「師者，所以傳道、授業、解惑也。」是我們相當耳熟能詳的一句話，然而身為一位護理老師，我覺得教學生懂得同理心、懂得體貼病人的心、做一個有護理專業知能與人文素養兼具的護生是最有挑戰性的部份。記得三年前，我從一位在心蓮病房實習的學生小寧身上，感受到身為老師的榮幸，以及教學相長的感動，至今影響著我。

小寧照顧一位乳癌末期的阿姨，病人左胸有一大片的傷口，常有滲液與惡臭，每天她會跟著學姊一起幫病人換藥，起初病人總是皺著眉頭、不敢用力吸氣地忍受換藥的疼痛，換藥後會向小寧與學姊道謝，也常會說很抱

歉、讓大家很麻煩之類的話，然後病人就進入沉默、少話的狀態，整天躺在病床上閉目休息。

對於這樣的狀況，小寧很擔心自己無法跟病人建立互動關係，也對於沉默型的病人覺得束手無策，顯得很焦慮，當我知道後，除了教導小寧思考如何減輕病人疼痛的換藥方法，也丟了一個很大的題目給她：「活著是什麼？死亡是什麼？」於是小寧在之後幾天的實習，就陷在病人的病情變化跟死亡可能發生的緊張中；有一天，換藥後，生病的阿姨突然問小寧：「我不會痛了，是不是我快走了？」，小寧真的被嚇楞了，不知如何回答，因為老師說不要騙病人、不要給病人過度的保證與虛假的安慰，像是說一些「不是這樣的」、「情況沒有這樣糟糕」之類的話，於是阿姨與小寧之間回歸到一陣沉默，小寧忍著自己的不安，而阿姨陷入自己的思緒中，過了好久，阿姨說：「沒關係，你還在學，我會等你實習完，我再走。」往後的幾天，病人一直處在清醒與嗜睡之間徘徊，但睜開眼看見小寧在床側幫忙換藥就會說：「沒關係，我會等你的，不要怕，慢慢學，我不會嚇到你的！」

過了幾天，小寧終於忍不住，跑來跟我說：「老師，我不想再實習了，因為我不想讓阿姨失望，我覺得壓力好大，已經好幾天睡不著，我很矛盾，我知道這裡是心蓮病房，也知道病人會過世，但是我不希望阿姨過世。」初次面對死亡的課題，學生小寧哭泣著，阿姨真的觸動她心底深處，一種同理病人的處境，又覺得自己幫不上忙又不捨的複雜感情，已經超過學生能承受的範圍。

站在學生身旁的我，接受身為老師的取捨考驗，一方面不忍心年輕學生受煎熬，另一方面更替小寧高興，她是何等幸運，讓臨床的老師——病人教導這樣珍貴的一課；哭過的小寧，擦乾眼淚，一點一滴說著跟病人互動

的感動，更因為阿姨說要等她實習完再走，她覺得自己很不捨得，也很害怕自己什麼都不能做、不知道怎麼幫助阿姨。我說：「要珍惜、要感恩，珍惜跟病人的相處時間，學會病人想要教我們的事情，感恩病人的體貼與溫情。」靜下心的小寧，繼續實習也繼續照顧阿姨，慢慢找到自己能替阿姨做的事情。

也許是因緣巧合，我們實習的最後一天，阿姨已經意識混亂了，然而這天早上，阿姨有短暫清醒的一段時間，跟小寧說：「今天是你實習的最後一天，我會撐過去的，我等你實習結束，我才走。」下午小寧離開病房去參加實習討論會，然而她忐忑不安的樣子，至今我仍歷歷在目。撐過討



◀ 帶實習，見到學生能夠接受臨床老師——病人的教導，傅淑瑩(左二)也替學生高興。

論會後，小寧匆忙回到病房，阿姨已經進入彌留狀況，小寧在阿姨耳邊輕聲說自己的實習已經完成了，非常謝謝她，稍作停留後離開病房，而體貼的阿姨撐到當天下午6點多往生了。

這段往事，不只教會這個年輕無憂的學生去體會生命與死亡，也讓我受到很深的震撼：這位體貼又寡言的「老師」，深刻地教會小寧什麼是同理心、什麼是耐心的極限，阿姨「以己身為教」，展現出「身教老師」無比的寬容與耐性，帶給小寧勇氣、激勵她成長，更讓她感受到人與人互動的溫暖，學會關懷病人、體貼病人。而我，更珍惜此刻能擔任「老師」的機緣，老師不是「老是在付出、施予」，因為我從學生與臨床病人身上獲得更多。

► 從旁看到學生懂得與病人互動，同理關懷病人，原來，老師得到的比教出去的多更多。



老師不等於「老失」

雖然已經擔任教職多年，但每年的畢業季節仍是最掙扎的時間，我相當不適應這時候的氛圍。每年過年後，學生們會開始收集大學四年與老師互動的生活點滴資料，開始拍攝畢業紀念冊的照片，邀請老師們參加他們的畢業旅行，時序進入5月就是舉辦謝師宴的旺季，師生之間充滿感恩與離別的情緒，考完期末考、參加畢業典禮後，學生們會開始打行李、離開學校，或是考完國考後打包離開，臨行前總會回來跟我say goodbye！

這時，我感受到身為「老師」的磨難，每年送走自己培育的學生，希望他們進入社會後，能做有益人群的



◀ 畢業後的學生能夠發揮護理專長，雖然已經不在老師身邊，卻是老師所能擁有的最佳成就。

(Republic of Kiribati)，這是一個超級迷你的小國，人口只有十萬人，當地的醫療相當貧乏，沒有完善的醫學設備，也沒有足夠的醫療人員，只有一家中央醫院，僅能處理一般內外科疾病，遇到重大疾病或較複雜的手術就必須送往澳洲、紐西蘭等國就醫。

小婷的工作是衛生教育，英文不溜的她，很努力地學習，用護理人的熱情與智慧，慢慢與當地的居民建立信任的關係，舉凡小朋友的齙齒防治衛教或訪視偏僻離島的重病老人，她都盡力做好。今年她回國了，回到護理的工作崗位，念念不忘的是那一群需要醫療的人們，在遙遠南半球的黑人兄弟姐妹們，也想再找機會回去探望他們，但是現實面卻不可行；然而可能是小婷的願力、也可能是緣份還在持續著，上個月小婷接到通知，吉里巴斯有3位病人到台灣接受心臟瓣膜的手術，希望她能幫助他們。於是小婷見到了在異國曾經幫助過她的護士，也繼續提供照顧服務給這幾位病人。

緣起緣續，小婷做到很棒的國民外交，而她用心做護理感動異國的友人，讓身為老師的我相當引以為榮。

一位畢業多年的學生，在我沒有料想的地方，繼續做好護理的工作，老師怎麼會是「老失」！我在教學的生涯中，見證屬於老師的豐收。

事、能有勇氣面對考驗、能愛別人與自己、更要快樂過生活，充滿著期望也充斥著擔憂，擔心學生的未來。於是，想來想去，會覺得老師等於「老失」，老是在這個時節就會分離失去，就會結束與學生四年的緣份。

然而，一位畢業多年的學生小婷教會我——「老師」不等於「老失」。她是我教書第二年的學生，畢業後就進入慈濟醫院工作，我與她一直保持連絡，也看著她一路成長，令我佩服的是小婷做到我沒做到的事——去世界需要護理的地方，做護士！去年，她參加外交部的海外志工服務，到了我們的邦交國吉里巴斯共和國